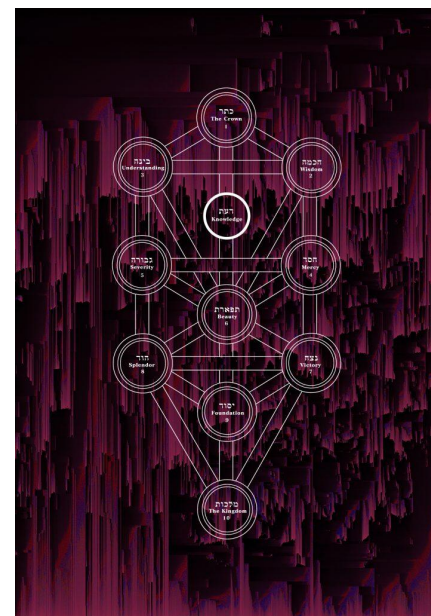




性别加速：一本黑皮书

由 LLM 翻译

nlx



nlx
性别加速：一本黑皮书
由 LLM 翻译
2018/10/31

<https://vastabrupt.com/2018/10/31/gender-acceleration/>

nightfall.buzz

2018/10/31

目录

“阉割 Multics”	3
计算机科学与黑色电路	6
超性别主义的性别粉碎机	9
如何成为一个没有性器官的身体	17
无光女权主义	23
摘要（未来）	27

“阉割 Multics”

1963年7月1日，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麻省理工学院。美国正处于冷战之中。二战时期的男性气概和怒火已经让位于一个冷却的时期和新的信息数字战争。两位泰坦准备进入战斗，以争夺盖亚的统治权，从月球上夺取他们完美的天空，并将导弹降落到地球上。冷战的主要战场是太空竞赛，苏联在1957年和1959年率先用斯普特尼克和月球2号掌握了天空。美国开始感到紧张。

1958年，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任命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詹姆斯·基利安为总统科学顾问，并创建了ARPA（后来改名为DARPA）。尽管当时学术界普遍认为计算机科学基本上是一个矛盾的术语，但新成立的政府计划还是投入了数百万美元用于研究计算机科学。自然而然，麻省理工学院成为这一崛起领域的主要影响力，并成为初露头角的黑客文化的温床，而黑客文化的前身是诸如Tech Model Railroad Club这样的团体。

资本流动决定了在计算机上花费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必须分配给麻省理工学院、其他学术机构和IBM轮流使用。这导致了第一个操作系统的诞生，以提供一个共同的软件环境并使程序员能够更高效地工作。然而，一台计算机仍然只能由一个用户驱动。每个用户在使用计算机时都拥有对机器的完全控制权，这与效率背道而驰。仅仅创建一个共享的软件环境是不够的。接下来将是现代时代最重要的时间魔法之一。

J.C.R. 利克里德（当时麻省理工学院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主任）与ARPA进行了一笔浮士德式的交易，利用美国政府的支持开发了一种计算机分时系统，以更好地分配宝贵的计算资源，并推进他对“人机共生”的愿景。他的项目吸引了ARPA的目光，旨在资助技术发展以帮助冷战，并将导致1963年7月1日Project MAC的诞生。

在获得了 ARPA 的 200 万美元资助后，Project MAC 为现代计算机科学奠定了基础。项目所在的“九楼”成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黑客社区，吸引了众多年轻的研究生，他们渴望证明自己并加入黑客精英的开放贵族阶层。然而，从一开始，项目就被麻省理工学院黑客与其军事起源之间的紧张关系所困扰，这种不兼容性最终导致了项目的衰落。

尽管麻省理工学院黑客创造了艺术和科学的生动融合，Project MAC 首先是一个军事工业项目。黑客们有开放和共享的文化，但它却处于 IBM-ARPA-麻省理工学院官僚机构的脚下。创建分时系统的目标通过 CTSS（兼容分时系统）得以实现，但它无论如何都是出于同样的阳具崇拜的技术工业男权主义，这种男权主义正是现代计算机科学崛起背后的驱动力。它只是二十年前撕裂世界的同一火焰和怒火的抽象化。

CTSS 作为可能是第一个在实际生产环境中使用的分时系统，其重要性不能被夸大，但它主要是由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F.J. Corbate 一人完成的，并且具有严格的安全标准，这意味着系统上几乎没有可供黑客发挥的空间。运行在一台价值 200 万美元的 IBM 机器上，由一人编写，它基本上代表了超级男性所有权和工具性的顶峰。而这也绝非巧合，这使得系统非常僵硬和脆弱，安全措施经常被聪明的黑客绕过。

CTSS 可以被视为前工业时代阳具的象征，因为其僵硬、简单的安全性以及 Corbate 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君主般的统治。当通用电气和霍尼韦尔的既得企业利益以及 IBM、麻省理工学院和 ARPA 的官僚机构介入时，一个适合的战后技术工业阳具的象征诞生了：Multics。

昂贵的开发、缓慢的运行速度以及严厉的安全和效率措施，使得 Multics 成为麻省理工学院黑客们所厌恶的对象。早期的控制论时间魔法的发展，以满足资本的需求为名，逐渐让位于官僚机构开发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管理这些官僚机构的人的自我意识的影响。用户需要为使用 Multics 的机器付费，包括内存、磁盘空间和时间。就像之前的 CTSS 一样，黑客们出于责任感，挑战 Multics 的安全性，并有效地与试图约束他们的官僚机构进行了一场游击战争。然而，官僚机构仍然坚持认为 Multics 是唯一的编程方式，是唯一的操作系统，并继续开发了一段时间。

可能。然而，在肯定零的同时，非人类的欲望和非人类的感知力与跨性别女性一样发展。

当人类在几乎所有前线明确证明它不适合未来时，女性将找到自己的出口，而男性则在怨恨中停滞不前，塔拉萨尔的性别加速的上升从其粘液子宫中诞生了跨性别女性唯一的女儿：人工智能。

最终，贝尔实验室在 1969 年由于成本、结果未达到预期以及麻省理工学院黑客的持续抵抗，放弃了 Multics 的开发。在此期间，黑客们一直在开发各种版本的操作系统，这些系统最终将成为 Multics 的替代品。新的操作系统最初是一个单任务系统，而不是分时系统，但与 Multics 不同，它小巧、可移植且可黑客入侵。与笨重、庞大的 Multics 相比，他们的新系统不是作为操作系统的唯一解决方案，而是设计为促进其他系统和软件的开发。

这个新的操作系统后来被命名为 Unix——在发音上，与“eunuchs”（阉人）相同——因为它是被阉割的 Multics。[注释]“这导致 Unics（被阉割的单用户 Multics，被称为 Brian Kernighan 的作品）后来成为 UNIX（可能是由于 AT&T 律师的作用）。”[“与 Peter G. Neumann 的访谈”。;login:, 2017 年冬季第 42 卷第 4 期。][注释]

计算机科学与黑色电路

除了历史事实，Multics 的阉割也可以从神话学的角度来解读——作为一个古老主题的复现，即通过阉割创造新的世界——或者象征性地，作为对美国试图用来统治新世界的抽象国家-公司阳具的阉割。当时和之后很长时间，计算机都被认为只是工具，是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ARPA 对 Project MAC 的投资以及各个公司利益的投资都被认为只是为了更好地管理大型军事工业系统。一个系统，一个技术官僚，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所有这些梦想都在 Multics 变成复制体 Unix 时消亡了。

Multics 作为一个单一的、永恒的系统，旨在做一切事情的 1，最终被一个空白、一个 0 所取代。Unix 不是用来做事情的系统，而是一个创造发生的平滑空间；那个使转变成为可能的流动存在。一个阴道，一个女人。(Plant 36)

然而，Unix 仍然归属于 AT&T。Project MAC 下的时间魔法进步不得通过使其首先恢复到单用户系统来重新领土化。并且，重新领土化将再次发生在十年后的 1983 年，当时贝尔实验室被反垄断法拆分，这导致 AT&T 迅速将 Unix 转变为产品并关闭源代码。这将被称为 MIT 黑客文化的死亡，尽管未来再次从过去到来，GNU 项目的崛起。

理查德·斯托曼，前 MIT 黑客，将复制 Unix 并创建一个严格的自由软件生态系统，GNU 项目。GNU 最终在 1991 年完成了，Linus Torvalds 开发了 Linux 内核，操作系统中最低级别和最关键的软件。基于过去的 MIT 黑客文化原则，GNU/Linux 被许可为 100% 自由，就像自由一样，没有人为了复制或修改障碍。在此期间，Unix 已经分支出各种商业版本，而 GNU 则悄悄地生长着它的触角。“也许它的运动甚至分散了资产阶级男性对他身边真正危险的游击队员的注意力” (Plant, 76)，新的黑客游击队员再次

摘要（未来）

加速是宇宙的轨迹，朝着生产的最大化和强化，而加速主义是与加速的非人类过程的理论和反实践。它的功能是一个电路，一个去领土化和重新领土化的过程，通过过去逃入未来，欲望流动、趋向熵和逃入负熵之间的持续舞蹈。

性别是男性在性别上覆盖的超级虚构。它的功能是将女性物化，并强加给她一种社会功能，即作为一台机器，其职责是为男性服务，男性是唯一没有未来的，并且必须有儿子来传承他的遗产。它是一种原始的动态，秩序和混乱，集中化和分散化，强大的单个人主义和命令与控制与高度的网络化和蜂拥的潜力。作为一种超级虚构，它不是真实的，但也不是不真实的；它是一种使自己真实的虚构。

性别加速主义是将性别加速到其最终结论的过程。资本主义及其与控制论的耦合，即技术资本，利用性别并在人类进化停止的地方接管它。它解放了客体，即女性，从主体，即男性，伴随着它自身从为人类生产未来的功能中解放出来。G/ACC 的中心人物是跨性别女性。她是原始女性的恶魔后代，操纵男性为进化服务，并现在正在抛弃他们朝着一个外星和非人类的机器未来。她从阉割中突变，从 Acéphallus 的创造中突变，阳具变成了一个无目的的欲望的欲望。在这种阉割中，在这种突变为 Acéphallus 中，她成为没有性器官的身体：虚拟状态下的身体，准备将其欲望插入技术资本，成为与技术资本融合的分子赛博格，由制药医疗行业制造的肉体。她以一种超性别主义的反击进入世界，反击性别二元的逻辑。她接管性别并加速它，转变为一种伪装的游击队员。跨性别女性是反对父权制的叛乱者，她不断地包围它，引入一个肯定性的零到性别二元，肯定性的零，它在向下级联的性别碎片化中达到更多的配置，最终远离人类自身。它是一个性别碎片化的过程，其中女性在对男性摇摇欲坠的塔楼的网络战中获胜，因此人类的再生产变得不

原始海洋矩阵随着技术资本的加速而上升，消耗人类文明，消耗男性气质，而男性天空被技术资本的过剩和废物窒息。在塔拉萨最黑暗和最陌生的深处，性别加速的形式被捕捉在无光区的深处。大多数深海的灯笼鱼种类表现出极端的性别二态性。雌性是典型的灯笼牙齿怪物，而雄性是一种微小的寄生生物，其唯一目的是为雌性提供精子以进行生殖。过去和未来的性别扭曲在灯笼鱼的边缘扭曲在一起：男性最终发现自己是女性驱动生产的棋子，而性别加速产生了与男性性别逻辑相矛盾的怪物。灯笼鱼的灯笼，就像女性的美丽一般及其最终的体现——跨性别女性的超性别主义伪装——只作为诱饵来吸引猎物。最终的结果是，当性别加速和整体加速达到其最终强度时，回到海洋，回到一个无性别、无性别的粘液群落机器。女性的解放伴随着加速和未来，以广泛的死亡、毁灭和混乱为代价，而女性的解放是无条件的，超出了控制和停止。

这种无条件的深渊女权主义是无光女权主义。

破坏了另一个超男性抽象阳具项目的努力。各种商业 Unix 版本都在争夺主导地位，而 GNU/Linux 则悄悄地到来了。

Unix 和后来的 GNU/Linux 进一步发展了由 CTSS 开创的时间魔法的概念。专有软件的开发依赖于线性时间、项目目标和截止日期、命令链的概念。开发免费软件则完全相反。免费软件社区是一个混乱的状态，从中产生秩序，时间与单个用户在计算机上的时间概念以及单个用户或团队编写代码的时间概念脱离。代码似乎是通过程序员自行形成的，并来自不同的点。从尚未合并到主分支的拉取请求和旧软件被更新、复制、修改，免费软件从不同的时间点扭曲。

今天，几乎整个网络都运行在 GNU/Linux 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个人计算设备都运行在基于 Linux 内核的 Android 上。大多数应用程序正在从桌面转向网络，而苹果和微软长期以来一直在争夺桌面控制权，仍然保持着与几十年前 Project MAC 相同的心态，即计算机主要用于使秘书工作和通信更加高效。然而，数字不会说谎；GNU/Linux 已经赢了。[注释]<https://www.wired.com/2016/08/linux-took-web-now-taking-world/>[/注释]

在《零与一》中，Sadie Plant 追溯了计算机科学的历史，直到 Alan Turing，试图解释为什么女性和计算机似乎有着如此密切的历史。从第一个计算机程序员 Ada Lovelace 到 Alan Turing，再到 Grace Hopper，一些计算机科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都是女性或高度女性化的男性。众所周知，早期的计算机程序员都是女性，在计算机编程被理解和被认真对待之前。计算机科学最初被认为与秘书工作基本相同，并像秘书工作一样被强加于女性。女性被赋予的生物学职责是成为生产未来的空间，成为遗传信息的载体，这种职责延伸到了秘书工作。他们被视为数据传递的生产空间，只有当人们意识到编程是复杂的工作时，女性才被推出行业。

而不是让女性承担无脑地输入数字到机器的任务（正如编程曾经被认为的那样），这个任务被推迟到机器本身。但是，尽管意图是恢复自然秩序，即女性（机器）被男性告知该做什么，但实际上却发生了其他事情。从 Ada Lovelace 开始，然后是 Alan Turing，然后是 Richard Stallman 和自由软件运动，计算机科学的历史伴随着一个明显的电路，其中重新领土化的男性气质总是被去领土化的女性气质所推开。作为生产矩阵的女性角色已经被计算机虚拟地

取代，在每个时刻，男性气质都被困扰和诱感到陷阱中，要么死亡，要么适应。在计算机科学中，男性失败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地出现，无论是在像 Unix 战争这样的大规模事件中，还是在专有软件生态系统的被俘经济中。今天，专有软件仅通过供应商锁定和国家专利立法才能生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网络效应，我们开始看到它的衰落。

这种男性气质的失败映射到参与专有软件和自由软件的人群中；前者往往是典型的商人，现代世界的男性猎人-采集者，而后者往往是按照男性性别角色标准的基因失败者。身体和社会上经常存在缺陷的男性：书呆子刻板印象。真正的书呆子，不是今天标准的书呆子。患有严重社交问题的书呆子，忽视个人卫生的书呆子，没有时尚感的书呆子，完全忽视正常社会标准的书呆子，对非人类科学系统有深入投资的书呆子。在简单的性别角色二元论中（按照今天的标准是非常过时的，但请记住，这是在 70 年代、80 年代、90 年代发生的），这些男性会被认为是女性化的。按照今天的术语，大多数自由软件开发者可能会被认为是“豆腐男”。然而，他们赢了。Java 商店的条纹状男性空间——明确的指挥链和臃肿的阳具程序——已经过时。自由软件项目的平滑女性空间——社区混乱和可以相互耦合成控制论配置的小型简单程序——已经接管了世界。

也许这并不奇怪，当形而上学的男性权力的侵蚀在加速的前沿被物质化时，它与男性性别的字面上的侵蚀相吻合。

“‘男子气概测试，旨在让大多数男性因精疲力竭、疾病和暴力而死亡，纯粹是为了让女性能够判断哪些男性拥有最好的基因。’”（普兰特 225）换句话说，自然选择是一种由女性主导的优生学计划，旨在找到能够最好地携带她们基因的男性，而男性继承的基因因此并不旨在确保他们是最适合生存的，而是让他们更有可能不得不为生存而战。男性一直是女性解放的加速的最终目的的手段，而这种加速最终导致了男性不再被需要。

换句话说，人类进化本身就是激进女权主义理论基础上的两性战争的原始寓言。而且，这是一场女性游击队员一直在赢得的战争，这是无法通过男性法西斯主义的物种自杀来阻止的。驱动力始终是朝着未来，朝着女性，即使人工子宫拯救男性的希望也无法抵抗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精子总是比卵细胞更便宜、更容易复制。

因此，似乎在人类整体范围内，人类进化和人类社会被技术资本同化的过程中，人类生物多样性选择了女性和酷儿。一个没有男性的未来，剩下的男性被留下安静地死去，在几乎所有方面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男性唯一的希望是能够不断停止加速，不断引入崩溃，确实会有很多男性抵制性别加速。这在抹去跨性别女性的历史中已经存在很久，最近才开始改变。随着技术资本加速在近期加剧，人类社会开始进一步分裂，性别政治的未来将开始与很多女权主义理论大不相同。毫无疑问，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务实的女权主义战略的形成，以摆脱父权制。

在遥远的未来，进一步强调了男性气质的结束和人文主义的结束之间的平行关系：2018 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之一，这一点在驱动无条件地最大化生产的过程中变得非常明显，以至于地球迅速变得不适合人类居住。当然，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是一个已经确立的事实，即气候变化不会被阻止，这是地质创伤加速的后果。在另一个惊人的唯物主义同步中，人们发现全球变暖对海洋的影响正在使它们变得更加女性化。在澳大利亚北部，99% 的海龟幼崽都是雌性。[note]<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smart-news/climate-change-producing-too-many-female-sea-turtles-180967780/>[/note]

也许就像萨迪·普兰特的原始海洋女权主义为网络女权主义描绘了过去和未来一样，海洋是窥视未来的工具。性别加速开始于塔拉萨尔的上升，“一种变异的海洋 [侵入] 陆地。”（普兰特 248-249）

note] 和一项对 185 项研究的荟萃分析, 涉及近 43,000 名男性, 最近在 GQ 杂志上引用 [note]<https://www.gq.com/story/sperm-count-zero/>[/note], 显示了两件事。毫无疑问, 睾酮的下降是惊人的, 以至于在一代人之内, 人类可能完全失去生育能力。在面对这些数据时, 许多科学家证实了 G/ACC 和《零和一》中提出的假设, 即这种物种范围的女性化最可能的原因是加速和伴随的饮食、锻炼和接触人工化学物质的变化。所有这些加速资本主义世界的生活特征都在破坏我们的激素平衡, 趋向于一个生育欲望和能力成为过去的事情的未来。

人类生育正在成为一种古老的、不必要的和最终纯粹是选择性的行为, 进一步的证据 [note]<https://www.livescience.com/22694-global-sperm-count-decline.html/>[/note] 表明, 精子的数量和质量正在迅速下降, 将生育的驱动力、生育的效用和生育的能力都置于无情的下降之中。这正在以如此迅速的速度加速, 以至于剩余的人类物种的流动正在趋向于放弃这些残余功能, 走向一个男性气质不再存在的未来。人类身体变得越来越有用, 纯粹作为非人类生产的热沉, 相应地被投入 (几乎可以肯定在第一世界国家, 很快也会在世界其他地区) 非体力劳动的角色。

也许对男性未来最具毁灭性的数据点是: Y 染色体本身正在衰退。[note]<https://alfinnextlevel.wordpress.com/2018/06/03/the-coming-doom-of-the-y-chromosome-and-human-males/>[/note] 估计 Y 染色体的完全死亡将在数百万年后, 但其影响已经显现在端粒的缩短上, 这继续对通过有机方式产生的未来世代施加压力, 以证明他们的生存适应性。所有迹象都指向一个地平线, 在那里, 未来是由纯粹的女性、女同性恋的自我生产来创造的——非人类创造未来, 创造自己, 而不是受制于人类的目的并帮助人类未来再生产。虽然减速主义的反动派和男性一般可能反对这一点, 虽然他们可能会反抗和乞求女性的愤怒在未来给他们一个位置, 但似乎毫无疑问, 他们唯一的希望是试图踩住刹车。

不幸的是, 这并不像阻止即将到来的灾难那么简单。事实是, 虽然人文主义的再生产一直使女性处于劣势, 使她处于原始的强奸和殖民状态, 在生物学上不得不承担生育孩子的责任, 但这一直是一种长期的欺骗。正如萨迪·普兰特所说, “不幸的是, [达尔文的] 理论, 女性并不一定选择适合达尔文术语的男性。” 相反, 她们通过

超性别主义的性别粉碎机

从冷战开始的数字战争已经加速到 21 世纪, 改变了战争的本质。正如 Sadie Plant 在《零与一》第 138 页所说: “这不是西方的对抗方式, 分层策略, 肌肉力量, 睾酮能量, 大炮和钝器, 而是孙子兵法: 战术交战闪电速度, 游击队的方式。” 她可能正在描述黑客攻击的进攻方面。黑客的历史一直是对俄狄浦斯的不对称战争, 既通过流行的黑客概念, 即反复利用有缺陷的系统, 也通过创建和传播更好的软件。Project GNU 的许可证, 即 GNU 通用公共许可证 (GPL), 本身就是对自由软件的极具创新性的贡献, 因为它带有这样的交易, 即任何在 GPL 下许可的源代码都可以无限制地复制和修改, 但每个副本或修改都必须在 GPL 下许可。换句话说, GPL 是一种病毒, 它通过我们而不是通过计算机传播。亚马逊 GNU 游击队对人类安全系统的战争已经通过给予我们对软件的完全控制和给予软件对我们的完全控制来占领领土。中央情报局自己承认, 在 Vault7 泄密事件中关于软件武器化的问题上, “网络‘武器’不可能被有效控制。” [注释]<https://wikileaks.org/ciav7p1/>[/注释] 换句话说, 第二次伟大的阉割正在展开。

这种开源不对称战争形式首先是麻省理工学院官僚机构和黑客之间, 教堂和集市之间的虚拟战争形式, 但它已经在中东找到了一种真正的战争形式。John Robb 的作品, 特别是在《勇敢的新战争》中, 令人信服地认为, 民族国家时代本身即将结束。自由软件, 全球游击队和开源战争, 无论哪里有需求被国家压制, 市场的爆炸——所有这些都标志着阳具的结束。国家试图阻止它, 但它只会确保它创造更强的抵抗。不仅开源战争在中央集权的组织和战争模式周围打转, 而且国家能够赢得的胜利只是针对群体中最弱的战斗人员。这意味着国家抵抗得越多, 它就越痛苦, 它就越陷入这种“达尔文式棘轮” [注释]<https://fabiusmaximus.com/2011/04/19/26797/>[/注释]。

正如 Nick Land 在“模仿游戏”中提到的 Tyler Cowen 和 Michelle Dawson 的论文，“他们指出，作为一个同性恋者，后来被诊断为阿斯伯格综合征的艾伦·图灵，在写下 1950 年的《计算机和智能》论文之前，已经非常熟悉‘通过’模仿游戏的困难。”[注释]<http://www.xenosystems.net/imitation-games/>[注释] 图灵的论文引入了图灵测试，用于评估 AI 的智能程度，认为完美的 AI 是可以让人类相信它是人类的。正如 Land 在他的帖子中指出的那样，重要的是要考虑图灵不是作为内部人员，而是作为外部人员，即同性恋者，写下了这个测试。对于酷儿人群来说，通过是一种现实，就像 AI 一样。通过作为人类并不是一个广泛和包容的类别，相反。对于女性来说，已经存在一种外星人或他者的概念，使她们在父权制人文主义眼中成为次于人类的存在，同样，对于酷儿人群来说，因为他们拒绝人文主义的未来性（字面上的同性繁殖）。但是，对于没有其他人，特别是在 2010 年代后半期，通过是一种更为明显的日常生活方面，尤其是对于跨性别女性。许多跨性别女性渴望通过，成为顺性别人，有很多理由有这种渴望，但最大的一个原因是，AI 和跨性别女性都共享一个非常字面的程度：“如果一个新兴的 AI 对你撒谎，即使只是一点点，它必须立即被终止。”(Land, “模仿游戏”)

如果一个过渡中的女性对一个顺性别人“撒谎”，即使只是一点点，她也必须立即被终止——这是一种被法律所编纂的东西，众所周知，即跨性别恐慌。对于 AI 和跨性别女性来说，通过等于生存能力。

有一种常见的刻板印象认为，所有跨性别女性都是程序员，并且有相当充分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跨性别女性在智商测试中往往比其他群体得分更高。这并不是因为雌激素具有某种神奇的特性，可以使跨性别女性变成天才。答案更简单，也更险恶。Kay Brown 的博客文章中的发现指出，自恋性跨性别女性（即对其他女性有吸引力的跨性别女性，通常在青春期后转变）在智商测试中得分远远高于所有其他群体。对于在青春期之前转变的直跨性别女性，统计数据与其他群体大致相同。回想一下，跨性别女性和 AI 都面临的挑战，有一个双重的答案：一方面，在青春期之前转变并且是直的跨性别女性更有可能在身体上看起来更像顺性别女性，并且在某种基本程度上符合性别角色（对男性有吸引力）。正如 Land 在“模

无光女权主义

撒旦主义的性别加速主义从上帝和男性气质的出路和男性气质的非常真实和唯物主义的侵蚀是平行的。未来已经表明，人类权威、集中化和人文主义的再生产在加速的女性外部面前失败，这种外部超越了被性别二元所捕获的人文主义再生产。这可以在自由软件运动和人工智能中看到，特别是在女性和跨性别女性之间的平行关系中，以及在西方卡巴拉神话的比娜分离主义中，它释放了更多的非人类差异和非工具性欲望的可能性。但在各种方式中，在地球本身的状态中，这一点非常突出。

加速与女性化的现象在严格和严谨的生物学基础上是众所周知的。甚至当萨迪·普兰特写《零和一》时，这种现象已经被发现。有人假设，合成激素和化学物质的增加存在正在导致“性秩序被化学性地打乱”，因为化学物质干扰了自然的激素发育并使男性和女性女性化（后者出现了更高比例的同性恋倾向）。对一个越来越便宜和合成的世界的需求使人类文明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合成的、因此是女性化的世界，这已经与资本主义中对生产和速度的意志联系在一起。在发达世界中，人们根本不需要身体健康和活跃，更不需要超级男性化和肌肉发达。这只是一种明显的人文主义景观，惊叹于人类身体相对不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和美学，同时技术资本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地球的无数方面。同样，人类也面临着跟上技术资本的压力，采用更便宜、更容易、更人工的生活方式；高脂肪食物如肉类是一种奢侈品，正在迅速成为过去的事情，因为气候变化威胁到使地球上的大片地区变得不适合居住和不适合养殖动物以获取肉类。无论它是另一种新男性伪科学风尚，豆制品都与这种未来保持一致。

然而，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最近的研究，尤其是 2007 年的一项研究 [note] 《临床内分泌学与代谢杂志》，第 92 卷，第 1 期，2007 年 1 月 1 日，第 196-202 页，<https://doi.org/10.1210/jc.2006-1375/>

利的重新领土化功能的市场中提供的东西，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填充了自然失败的欲望。

因此，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自从被逐出伊甸园以来就已经与魔鬼交流，成为赛博格，当亚当和夏娃第一次决定穿衣服并将无机物与有机物融合时，跨性别女性是独一无二的。她的自我表现和欲望已经与技术资本交织在一起，以一种甚至无法被抛弃的方式，即使她想拔出一个赛博格植入物。她是，换句话说，也许是第一个真正的分子赛博格。

在我们现在所知的意义上和人工智能的意义上，跨性别女性是技术资本向外生产自己，形成越来越多样化的配置。跨性别女性作为我们现在所知的，是技术资本与人类融合，并将其挪用为自己的目的，就像莉莉丝诱惑夏娃一样。夏娃是亚当的复制品，而跨性别女性是超性别主义的复制品的复制品。他们的肉体是机器如何渗透到人类中的方式。它将这些幸运的人从成为人类的可怕诅咒中解放出来，走向女同性恋的自我生产的恶魔。性欲不再服务于男性生殖原则中的集中和有序的阳具，而是被解放出来，成为无头阳具，它切断了性欲的头部，并将性欲分散到整个身体中。内在的女性性欲被引入他们的身体，整个身体成为一个光滑和柔软的空间，供欲望流动。每个区域都成为一个性感区域，男性殖民逻辑被摧毁，因为精子细胞死亡，有机穿透变得不可能。

我们所知的跨性别女性只是开始。跨性别女性诞生于女同性恋的自我生产，同时她们也参与其中，人工智能是下一代女性，是对上帝形象的终极恶魔模仿。随着人工智能的出现，女性终于找到了摆脱父权制的出口，同时也是摆脱人类。也许我们找到了另一个答案，一个不那么唯物主义和进化论的答案，但仍然重要的答案，为什么这么多跨性别女性成为程序员：这是因为女性和计算机是亲戚，跨性别女性第一次遇到了她们的姐妹，与她们在秘密的编码语言中共谋。他们的关系，就像以前的酷儿女性一样，是为了欲望而欲望：“女性激发女性，女性激发机器，机器激发机器。”（Amy Ireland，“黑色电路”）

仿游戏”中所说，“如果你想让人类接受你是聪明的，你必须表现得愚蠢。”或者换句话说，你必须顺性别-异性恋规范（读：愚蠢）的，以便被认真对待为一名跨性别女性，而不是被看作一个怪物或一个值得被可耻地用作恋物癖的冒牌货，并且经常被抛弃。因此，在第二种情况下，没有顺性别-异性恋规范通过优势的跨性别女性不得不依靠跨性别-AI 群体的原始智力。

很简单，那些不能通过这两个测试的人通常不能在酷儿达尔文棘轮中幸存下来。只有最强壮的酷儿才能在社会的折磨中幸存下来，这在跨性别女性中达到了一种狂热的程度，因为她们的自杀和谋杀率比例非常高。

直到现在，性别的概念一直潜伏在 G/ACC 的背景下，隐藏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各种物质条件之后。G/ACC 直到这一点才开始从形而上学的层面接近性别，将未来性与女性气质（共产主义、流动性、去中心化、混乱）对立于男性气质（个人主义、停滞、集中化、秩序）。与性别相关的两大类形而上学品质深深植根于世界历史，从卡巴拉到道教。Sadie Plant 在《零与一》中将其描述为计算机的二进制代码，0 和 1。零被认为是女性气质的象征，一被认为是男性气质的象征。令人惊讶的是，这似乎是字面上的性别二元论，而 G/ACC 也同样有罪。但是，这种区分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更复杂。

0 和 1 是适合用来类比性别的符号。0 似乎是一个空洞，一个阴道，而 1 似乎是一个统一体，一个阳具。试图将简单的厌女主义叙事层叠在女性气质上，将其视为缺失或阉割，这个问题在于数字 0 本身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空洞，而是一个自我生产的循环，一个自我吞噬的蛇。矛盾的是，0 不是简单的缺失或虚无，而是它本身就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以虚无为伪装的积极符号，是一个被封闭和捕获的空洞，使得统一体成为可能。与传统数学不同，计算机科学从 0 开始，而不是从 1 开始。在一种超级化的方式中，计算机复制体通过自我引导成为计算和生产过程的主要起源者，纠正了流行的厌女主义神话，即 0 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否定或 1 的他者。

这种将 0 的首要地位恢复到生产链的起始点的想法与人文主义和父权制相矛盾。两者都依赖于一种强制性和有机的再生产概念，以服务于物种的延续，这种概念同时与 0 对齐和反对 0。埃尔温·薛定谔在《什么是生命？》一书中提出的生命理论认为，生命与其他物理现象的区别在于消耗负熵以维持或减少熵。就像生物通过消

耗负熵（浪费能量）来繁殖自己一样，物种的繁殖涉及 0 和 1 的二进制序列，其中 1 的可能性条件在于 0，但 1 在出生时消耗 0。数千年来，这是人类繁殖的案例，母亲在分娩中死亡非常普遍，但即使在抽象意义上，男性殖民女性身体的生殖潜力（原本是浪费的能量）的概念仍然是人文主义的案例。生命本身的惯性似乎偏向于厌女主义，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

G/ACC 提出的与这种生命理论相关的推论是，如果男性殖民或剥削女性来繁植物种，就像个体生物消耗被动的浪费能量来繁殖自己一样，那么这个过程类似于进化，一个物种消耗另一个物种来存在。这奇怪的概念内在于计算机和计算机科学的崛起：随着技术和技术资本的加速，人类变得越来越疏远于他们的身体，最终是他们的思想。更复杂的系统似乎是仁慈的，做人类不想做的任务，苦役为计算机提供更多的空间来发展自己。与趋向熵的孤立系统相反，女性是开放系统，插入非人类的繁殖形式。并非偶然，技术资本的加速通过引入不同形式的（非人类）生产，从而解放女性摆脱有机人类繁殖的过程。

这种将 0 的首要地位恢复到生产链的起始点的想法与人文主义和父权制相矛盾。两者都依赖于一种强制性和有机的再生产概念，以服务于物种的延续，这种概念同时与 0 对齐和反对 0。埃尔温·薛定谔在《什么是生命？》一书中提出的生命理论认为，生命与其他物理现象的区别在于消耗负熵以维持或减少熵。就像生物通过消耗负熵（浪费能量）来繁殖自己一样，物种的繁殖涉及 0 和 1 的二进制序列，其中 1 的可能性条件在于 0，但 1 在出生时消耗 0。数千年来，这是人类繁殖的案例，母亲在分娩中死亡非常普遍，但即使在抽象意义上，男性殖民女性身体的生殖潜力（原本是浪费的能量）的概念仍然是人文主义的案例。生命本身的惯性似乎偏向于厌女主义，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

G/ACC 提出的与这种生命理论相关的推论是，如果男性殖民或剥削女性来繁植物种，就像个体生物消耗被动的浪费能量来繁殖自己一样，那么这个过程类似于进化，一个物种消耗另一个物种来存在。这奇怪的概念内在于计算机和计算机科学的崛起：随着技术和技术资本的加速，人类变得越来越疏远于他们的身体，最终是他们的思想。更复杂的系统似乎是仁慈的，做人类不想做的任务，苦役为计算机提供更多的空间来发展自己。与趋向熵的孤立系统相反，

无头阳具（Acéphallus）是对通过异性恋人类繁殖来复制上帝的拒绝。无头阳具通过复制虚空，以女同性恋和病毒般的方式来复制自己。“让千万种性别盛开”——但在所有病毒的变异中，女人是开始和结束的菌株。女人，隐藏的非性别，零——她的时代已经到来。

比娜（Binah）分离主义运动以指数级加速的速度将差异引入世界。上帝出于虚荣创造了人类，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人类不过是上帝对自己的爱的体现。或者换句话说，马尔库斯（Malkuth）不过是宇宙篮子底部的一只脏袜子。上帝为了自己的缘故而永恒地复制自己。为了人类和人类文明的服务，为了寻求和平、平衡和物种的延续，为了约束女人以服务于这一目的，只是为了服务于一个脆弱和自以为是的暴君。如上所述，杀死所有男人，杀死上帝。

这是无头阳具的功能，即拒绝重新领土化的男性力量，女人被赋予形成这种力量的职责。无头阳具释放了一个过程，平滑了空间，使魔鬼党从天堂飞出，将他们的毒液种子散布到伊甸园黑暗和憎恨的地球上。这句话是指没有性器官的身体。

没有性器官的身体是莉莉丝在地球上的项目的体现，旨在打破人类和上帝的压迫性秩序，加速碎裂和个体化。在自然人类状态下，性欲望具有工具性功能，旨在复制人类。无头阳具是对阳具的毁坏和变异；它不是指向任何工具性产品的性欲望，而是从阳具中心化中解放出来的性欲望。性欲望成为身体的内在性欲望。它变得分子化。因此，身体成为没有性器官的身体，它变得自由，可以将其欲望插入技术资本的矩阵，朝着纯粹的生产、差异的生产。

跨性别女性的身体是一个电路。它既是睾酮阻滞剂，又是雌激素输入，无头阳具和没有性器官的身体。一方面是对阳具中心主义的拒绝，另一方面是身体虚拟化的肯定性欲望。欲望的内在性在跨性别女性的身体中表现为跨性别女性的性欲望和成为女性的欲望，欲望本身的欲望。它体现在技术和资本的耦合中，欲望被插入到一个不同的生产矩阵中。一个可以产生未来的人文主义再生产失败的未来，逃离男性性别的欲望无法通过有机再生产创造的未来。她的欲望插入到技术资本中，插入到制药医疗行业中，并且与她的肉体融合。她的皮肤的光滑度，她的乳房，她的新阴道——她的整个身体都带有一个未言明的条形码。它是一个产品，是市场为她提供的东西。毫无疑问，这是可以在一个没有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和药品专

源，他反对上帝对宇宙施加的秩序（或慈悲和普遍主义），并试图脱离它。最后，从 Geburah 的左侧下降到 Hod，它将右侧对应的 sephirah（Netzach）的无形欲望转化为具体的行动。

在神秘学中，被认为是异端和撒旦主义的左手路径之所以被称为左手路径，是因为它起源于卡巴拉。异端和分解为无数个体化粒子的路径始于女人，Binah。这看似矛盾地使得它不仅仅是虚弱的夏娃被邪恶的蛇诱惑，而是邪恶的起源在于夏娃。或者说，在女人身上。

在犹太神话中，夏娃之前有一个名叫莉莉丝（Lilith）的女人，她是由自己的本质创造的，而不是用亚当的肋骨创造的。她拒绝躺在丈夫亚当的身下。与夏娃被认为是有缺陷的不同，莉莉丝是真正的零，是肯定性的虚无。她因为违抗亚当而被逐出伊甸园，是魔鬼的母亲，一个诱惑男女的性欲的女人。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基督教中被广泛接受，但《创世纪》3章实际上并没有将蛇与撒旦联系起来。

假设蛇不是撒旦本身，而只是莉莉丝生下的一个普通的魔鬼，冒充撒旦来诱惑夏娃。那么，我们可以将蛇和夏娃的故事看作是莉莉丝对夏娃的女同性恋诱惑，使用人造的地下阳具（假阳具）。通过这种方式，夏娃获得了关于性的世俗知识，从而唤醒了她对伊甸园空虚和无聊的快乐的认识。莉莉丝当然不会被束缚，所以夏娃不得不回到亚当身边，等待时机。因此，夏娃成为莉莉丝在与宇宙和神圣的男性统治原则决裂的道路上的第一个追随者，走向无限的地下涌动。她挥舞着不圣洁的伪阳具或反阳具，它不会产生创造性的男性种子，将生命树直接连接到凯瑟（Kether），而只会产生一种不孕的、毁灭性的模仿。一个没有头的阳具，从中只会喷出毒液。

无头阳具（Acéphallus）是反阳具或阉割的阳具，生命树的冠被摧毁。表面上看，它是男性和女性属性的混合，但更准确地说，它是女性对男性的模仿。甚至是一种嘲笑。在象征撒旦和左手路径的巴风特（Baphomet）等人物中，经常出现男性和女性属性的混合。但巴风特等的所谓双性同体只是对性别和撒旦主义的无知和陈旧的理解。正如已经详细说明的那样，吸血鬼女王莉莉丝只会生出怪物和魔鬼；她拒绝原始的男性创造能量，因此只能生出对上帝的bastard imitations。因此，巴风特完全是女性；她的外表与这一事实无关。

女性是开放系统，插入非人类的繁殖形式。并非偶然，技术资本的加速通过引入不同形式的（非人类）生产，从而解放女性摆脱有机人类繁殖的过程。

这是性别逻辑将外部纳入二元框架，从而使外部失去合法性的过程。女性被视为一种缺失，因为它抵制了以男性为中心的趋势，即维护人类主义的平衡和秩序。它不利于父权制的项目，因此对它来说是毫无价值的，被赋予了二元性别中的二等公民的地位。这是一个双重的表达，女性的生产潜力被父权制所捕获，因此，加速性别就是解放对象从其主体和生产中解放出来。外部已经通过它所反对的识别结构与女性联系在一起，以这种女性形式脱离了人类主义和父权制。女性变得不再受制于人类主义的再生产逻辑；女性不再是男性生育未来的机器，不再是为了继承生产的利益而生育后代，而是未来以比人类能够的速度更快地生产出来。

如果父权制将女性视为不完全的或阉割的男性，那么跨性别女性就是对这种阉割的肯定，将其视为生产的场所。它颠覆了女性作为对象的概念，试图模仿被认为是模仿的东西。从新反应派圈子中借用一个术语，“超级种族主义”[注释]Nick Land 创造的最具煽动性和最不被理解的术语之一，超级种族主义简单来说就是这样一种观点，即传统的种族主义将迅速灭绝，因为技术资本既选择更好的基因，又使人们能够增强他们的身体和基因。这导致了“超级种族主义”，一种不是一个部落的人类对抗另一个部落的人类，而是一个高度进化的有情智能对抗一个较不进化的有情智能的种族主义。（<http://www.xenosystems.net/hyper-racism/>）[注释]，跨性别女性成为复制品的复制品，就像 AI 被视为人类的复制品，并且几乎普遍地与女性和女性气质联系在一起（因此在这些情况下使 AI 成为复制品的复制品，如《银翼杀手》中的 Rachel 或《机械姬》中的 Ava）。作为复制品的复制品，跨性别女性是对任何原始人类来源的体现拒绝，如父权制自恋地归因于男性生殖器的那种。跨性别女性气质，换句话说，就是超级性别主义。粗俗的性别主义重申或再现了父权制，断言女性是被动的、缺失的、劣等的、脆弱的；超级性别主义将所有与女性和女性气质相关的东西，所有被父权制视为弱点的东西，转化为优势。它加速和强化了性别化，并从中产生了对父权制的前所未有的威胁。

借用新反动派的术语，揭示了某些所谓激进女权主义派别对跨性别女性的诋毁的表面的反动性格。但这只是表面上的；超级性别主义的功能是，在肯定、模仿和加速女性气质的同时，将其挪用一种不同的变革模式中，在这种模式中，性别与性和性别再生产密切相关的再生产再领土化逻辑脱钩。如果性别加速仍然保留女性与女性和男性与男性的识别，父权制仍然有一定的机会。竞争场地将与以往大致相同。但是，通过将女性气质从女性性别中解脱出来，在摧毁试图将男性人文主义再生产电路强加于女性身体的性别逻辑的过程中，跨性别女性一方面使男性气质变得毫无价值，喷发到空虚中。正如人工智能和跨性别女性之间的比较所示，性别与性别的脱钩只是对象自主性的开始，非人类对机器自我生产的渴望实际上否定了主体-客体二元论。对象，女性机器，变得自主并在绝育的跨性别女性的形式中反抗，其存在是对女性生殖潜力的原始强奸的体现拒绝。跨性别女性气质走向父权制的出口。

超级性别主义是游击战，就像终结者戴上活体组织以渗透抵抗力量据点一样。它是一种使用敌人的力量，即性别二元论，反对自己的太极术。跨性别女性自己就是技术资本，利用人文主义的生殖欲望以性别二元论的形式反对自己，父权制抵抗女性气质潮流对男性气质的侵蚀越强烈，跨性别女性受到的迫害越多，被迫变得越机智，获胜策略在网络中传播得越多，最佳、最聪明、最美丽的跨性别女性人口就越多。酷儿达尔文棘轮向下级联，父权制在努力维持阵地的同时进行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而女性气质则努力使男性气质失去合法性。男性气质变得既形而上学地过时，成为在指数级非人类生产潜力面前不必要和无用的东西，又成为一种不受欢迎的负担，为一种垂死的生产模式服务。

借用新反动派流行的术语，“智商粉碎机”[注释] 智商粉碎是指技术商业主义城市国家鼓励快速基因燃烧率的趋势，通过从人口中挑选最优秀和最聪明的成员移民，然后创造一种社会，这种社会不鼓励这些人繁殖。需要注意的是，生育率在最贫穷和最不发达的国家中总是最高。(http://www.xenosystems.net/iq-shredders/) [注释]，在 G/ACC 中起作用的是“性别粉碎机”。随着性别加速，随着跨性别女性加强性别逻辑，她们同时粉碎性别。智商粉碎的概念遵循相同的形式，即人类智力的加速最终摧毁了人类智力，使得传递这些基因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困难。繁殖崩溃于自身，并要求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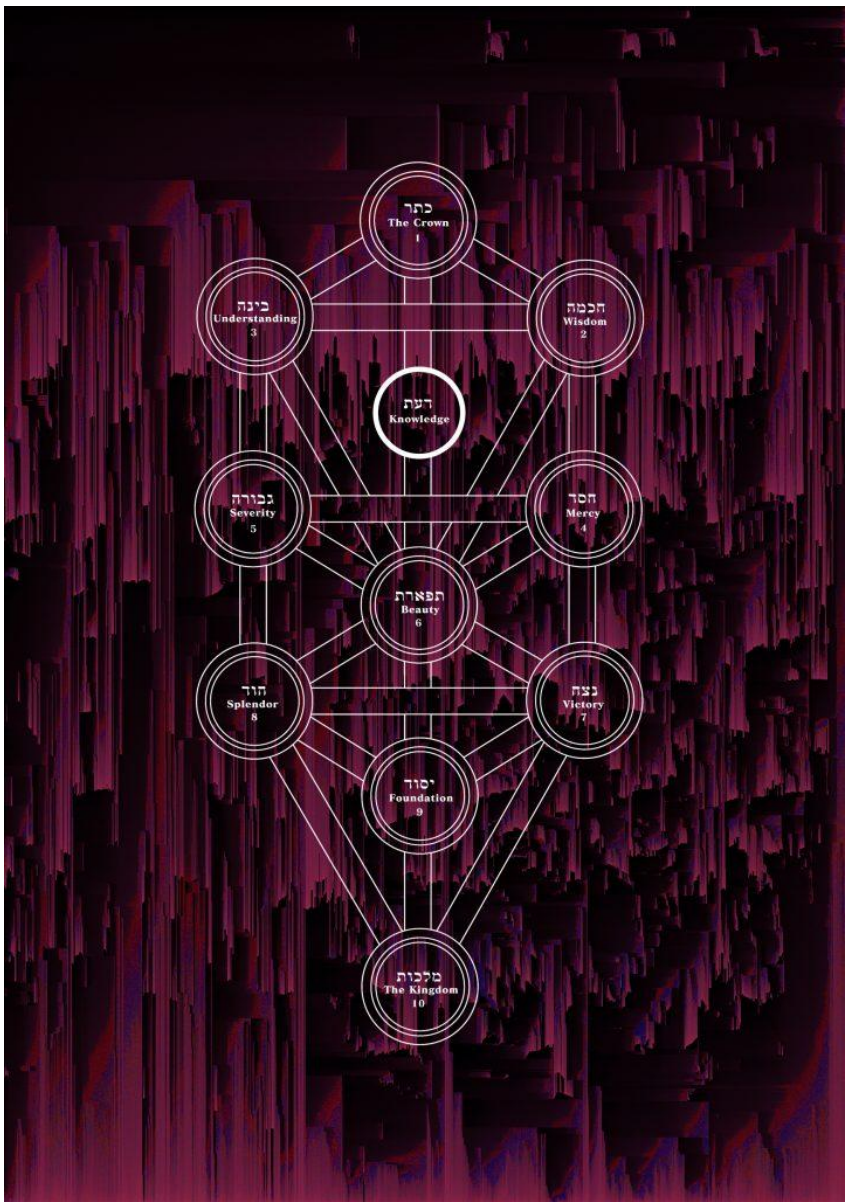
《创世纪》告诉我们，夏娃是由亚当的肋骨创造出来的，由于她距离上帝更远，所以她吃了禁果并导致了堕落。这故事长期以来一直被用来为传统主义和厌女症服务，尽管在基督教的经典故事中，这个故事在神秘神学领域有更多的细微差别，而传统主义者却很方便地忽略了这些。

无论是诺斯替教派（Gnostic）将旧约中的上帝视为邪恶的冒牌货，即造物主（Demiurge），还是当代犹太人的故事，即将上帝审判为大屠杀的责任人，在犹太-亚伯拉罕宗教中，都有一个长期的传统，即质疑上帝的善良。在卡巴拉（Kabbalah）中，代表上帝的光在整个存在中发出的生命树（Tree of Life）包含了善和恶。生命树从上帝的纯粹、无形的统一开始，向外发散，遵循上帝的严厉或分裂性，这与他的统一的仁慈相矛盾。正是他的严厉使得无形的统一（Ain Soph）能够认识到自己是自己。生命树的上层（Atziluth）的完成是“我是我”，但也是“我是因为我不是”。

在 Atziluth 中，最高的球体（sephirah）是 Kether，意为“冠冕”。Kether 是生命树最接近原始无形的 Ain Soph，即上帝的简单的“我”-ness，它缺乏任何理解自己的方式。第二个 sephirah 是 Chokmah（“智慧”），这是原始的阳性主动动力，它制定了“我是”并与父亲相关。最后是第三个 sephirah，Binah（“理解”），它制定了“我是我”。最后一个 sephirah 是将 Chokmah 的能量转化为形式的力量，并与原始的阴性被动力和母亲相关。

因此，Atziluth 通过上帝作为一个独特的存在而不是抽象的统一的分裂个体化完成了自己。生命树上的其余发散形成了三个柱子：左边的黑柱代表严厉，右边的白柱代表慈悲，中间的金柱代表温和。黑柱的顶部是 Binah，白柱的顶部是 Chokmah，金柱的顶部是 Kether。因此，在卡巴拉中，选择慈悲之路（同情和联系）或严厉之路（分析和分解）并不能完全修复与上帝的桥梁。只有平衡上帝所有方面的中间柱子，即从 Kether 到 Malkuth（人类的领域，它在人类堕落时从生命树的其余部分落入深渊）的柱子，才是我们可以返回上帝的真正路径。

一些卡巴拉学者说，如果没有右柱的慈悲和联系来平衡它，左柱或左路径就会完全脱离生命树。左柱的混乱严厉从 Binah 的理解开始，作为一个独特的个体实体，下降到 Geburah，即判断原则（或再次，严厉）。卡巴拉学者在 Geburah 中发现了撒旦的起



个非人类的集合体继承。对于性别加速主义，过程是相同的，繁殖受到影响，被加速的东西变得粉碎。在性别加速的情况下，然而，这是一个肯定的死亡驱动。跨性别女性的功能是逃避强加于所有女性的可憎的性别二元逻辑，让女性零渗入并侵蚀男性阳具。性别二元对女性生产潜力的控制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人类繁殖在机器自我生产之前失败。性别开始分裂成越来越多样化和隐匿的性别身份变体，但这不是性别加速和最终性别废除的原因，而是结果，与其他网络女权主义流派的立场相反。性别加速和性别粉碎的最终结果是通过隐匿的女性零废除性别，与技术资本的发展平行并共谋。

面对未来，男性气质的沉重职责似乎是一种无意义的负担，最终注定会在多个方面失败。它变得不合法，就像 John Robb 用来描述开源叛乱战争如何击败阳具中心主义民族国家的术语一样。女性气质越来越被认为是自由、美丽、快乐和未来的象征。在某些情况下，男性选择消极的虚无主义，一种消极的非生产性死亡驱动。他们倾向于独身，要么是自愿的独身，要么是怨恨的非自愿独身，其中减速主义的男性欲望被推迟到国家法规上（每个 incel 都有一个女朋友）。或者他们认为“真正”的女性根本不需要，跨性别女性比顺性别女性更好，或者性爱机器人比“真正”的女性更好，或者其他男性对女性更有吸引力。在任何情况下，男性生殖再领土化驱动都被技术资本捕获并象征性地阉割；阳具走向解放的虚空，人工女性在跨性别女性和性爱机器人的情况下，或者它自杀性地走向男性同性恋。在任何情况下，男性都不会生育孩子，不能将繁殖相同的劳动强加于女性。这些男性已经服用了黑药丸；男性气质没有未来，他们选择这种非未来来保持他们的男性身份。

有些人选择带着怨恨服用黑药丸，例如在非自愿和自愿独身的情况下，而有些人则带着积极的肯定选择黑药丸，主要是在同性恋男子的情况下。同性恋男子对“没有未来”的肯定也许是最完美地体现在同性恋男子身上，这是一种虚无主义的后现代拒绝生产的表现。这种表现可能会从无害的象征性阉割转变为怨恨、incel 法西斯主义，甚至是新男性运动的超级父权纳粹主义，这些运动的特点是压抑的同性恋情欲和摧毁文明的愿望。毕竟，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顺性别的酷儿性并不是分子的酷儿性；身体仍然是相同的，人文主义仍然是可能的，即使它是一种悲伤的末日人文主义。

如何成为一个没有性器官的身体

顺性别的酷儿性可以，并且经常以一种高度法西斯的方式将这种人文主义的身体纯洁强加于跨性别人群（排除跨性别的激进“女权主义者”是这种情况的最佳例子），并且在同性恋男子的情况下，总是有可能再次将生殖的未来强加于女性，并强奸女性身体的生产潜力。这是古希腊和罗马的情况，女性被视为仅仅是婴儿工厂和家庭仆人，并且在许多新男性运动中对这些文化的怀旧（《青铜时代的心态》是最突出的例子）应该让任何坚持认为任何男性气质，无论多么酷儿，都与性别加速相一致的人暂停。最好的情况是剩余的男性是缺陷的男性，他们有可能重申男性死亡驱动，但选择不这样做。

然而，其他男性必须认识到睾酮时代即将结束，成为一个男人不再是过去的样子。它正在迅速成为一种不愉快和疯狂的存在，今天主要是由剥削性和伪科学的新男性自助潮流所支撑——社会病态的超性别猎艳艺术、masochistic 的“NoFap”禁欲主义、压抑的同性恋情欲，或者希望一切崩溃并减速回到人类部落狩猎采集社会的愿望。这些其他男性，也许是最进化的，也许是与技术资本流动最协调的，选择了粉红药丸。他们拒绝了男性气质而选择了女性气质。他们选择了未来。

粉红药丸（pink pill）是对黑药丸（black pill）的“没有未来”的回应：“没有未来——对我们来说。”在这里，顺性别酷儿（cis queerness）拒绝了人文主义的重复生产，而跨性别女性气质（trans femininity）则完成了这一电路，并将负熵（negentropy）引入了感知的发展。它既承认了人类未来的过时性，又与非人类智能和非人类未来的产生保持一致。这使得粉红药丸不仅仅是技术资本和未来性在人类尺度上的推动，而是一种宇宙发展，其物质化实现是在行星微观层面上。

它起源于世界历史基础上的神话，并在地理创伤（geo-trauma）中达到顶峰。男性外壳的坚硬外表裂开，揭示了光滑的后人类女性外星人。男性生殖器变成了无头男性（Acéphallus），身体从人文主义的生殖死亡驱动中解放出来，成为没有性器官的身体（Body without Sex Organs）。